

宋學士全集

卷廿二
墓誌銘

和
952
28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第二十二

賜進士第文林郎浦江縣知縣高淳韓叔陽彙集 舉人張元中編次

庠生張孟昂校正

奉政大夫處州府同知兼攝縣事卽墨周日燦修補 庠生張應廣重訂

墓誌銘 凡十三章

故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郎中贈奉直大

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飛騎

尉追封當塗縣子王公墓誌銘

洪武戊申春正月 皇帝正位宸極布告中外念及

舊勲例頒恤典於是故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郎

中王公之歿已七年矣初公之既歿上詔有司議
贈公奉直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飛
騎尉追封當塗縣男且俾與享鷄籠山功臣廟中
上猶未憮其情至是復仍其舊縣進爵爲子以寵之
公之子文感皇靈之游被也虔奉命書副墨焚告
於墓下明年己酉冬十一月持翰林待制王君禕所
具事行求瀟爲銘以侈上之賜瀟辱與公游不敢
讓之遂按狀而序列之公諱愷字用和姓王氏大平
當塗人幼有大志沉酣六經諸史間必欲見之於用
起應府公之辟爲府史疏讞獄訟人服其平歲乙未

上取江南兵臨當塗即召公至幕府上方爲元帥
命爲掾以參決戎事丙申春從王師下建業又下京
口京口民新附杌隉不安公慰撫之始定上爲中
書平章政事建江南行中書省於建業陞公左右司
都事公遇事善於彌綸日以薦賢爲先元戎宿將咸
器倚之唯公言是信戊戌秋猫獠兵數萬自杭來降
待命嚴陵境上上遣公馳入其軍喻以禍福偕其
渠帥來朝是年冬上將征浙東時婺之蘭溪已下
僉樞密院事胡公大海戍之上命公與胡公定議
取婺親帥師圍其城守將出降公審察民情而奠紱

之歷言。上前無有不聽者。己亥春王師攻越久不下。夏六月師還。上留胡公鎮婺。而民賦軍器之務咸以屬公。冬王師克三衢。擢公左司郎中。總制衢州軍民事。公增城浚濠。置游擊軍。募保甲。申翼餘丁。及舊民兵。得六百。人以益戍。守兵食不足。則斥並城廢田五萬七千畝。使之耕。以自給。民有田力。弗能藝者。聽軍士貸耕。而爲輸糧。縣官籍江山常山龍游西安四縣丁壯。凡六丁之中簡一。以爲兵。置甲首部長。統之。丁壯八萬有奇。得兵一萬一千八百。無事則爲農。脫有警。則兵者出。攻戰而五十者。資其食。開平忠武王屯

兵金華。其部將或來侵。民公偵知之。械而撻諸市。王使人讓公。公對曰。民者國之本。將軍天子股肱。肯令傷其本乎。撻一部將。而萬民安。計將軍所樂聞也。王嘆美之。開化馬宣差挾舊邑印章。誘編氓爲變。江山楊明恃砦柵之險。叛服靡常。公皆定計擒之。梟首以徇。衆部內帖帖無譁。民饑疫相仍。死者枕籍。道路公出倉粟。使作糜哺餓夫。脩惠濟局。居藥以注病者。所活不可勝數。學校廢於兵。公爲浚泮池。築杏壇。建極高明亭。設博士弟子員。孔子家廟之在衢者。公亦爲新之。退食之暇。輒集薦紳之徒。摩切道藝。人士翕然。

悅服諸暨，戍將謝再與與部帥王甲有違言，幾致亂。上令公調解之，公善於說辭，二人之驩如初。邊鄙以寧，同僉樞密院事。李文忠以國之懿，親握重兵鎮嚴陵。上命公往來任其軍，庚子夏六月，偽漢寇龍江。上召嚴陵帥葛俊、擣廣信以牽其師，道過衢公謂俊曰：「廣信偽漢門戶，彼既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為守，非大將統全軍以往，不可。若出偏師撓之，未見其利，設有挫衄，吾衢先繹騷矣。」乃止。俊而請胡公行，胡公至而廣信潰。一如公言。辛丑夏拜胡公江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分省于婺，以控制東浙。公仍以左

任一作佐

司郎中分治省事。金華婺劇邑，役民無藝，公令民自實田，請都以糧多者為正里，長寡者為副正，則以一或二家充副，則合四三至七八而止。通驗其糧而均賦之，有一斗者役一日，賤與貴皆無苟免者。金華周泰義烏柳昌恃俠，以蠹民，公逮至於獄，皆痛懲之。自是畏避不敢吐氣，猾胥藩立道操金華一邑田賦之柄，飛寄詭遁並緣為奸利，公廉其罪狀以聞，寘於法。胡公日治軍旅，以略嵯縣禦諸暨為已任，分省之政皆公統之。公摯綱布紀風采凜然，偽吳將呂玘、侵諸暨欲堰水以灌我城，胡公奪其堰，反決水灌玘。玘

勢感乃馬上折矢與胡公誓請各解兵公聞之移書謂胡公曰彼狡謀爾慎毋信今珎在重圍是天授首之日也胡公不忍食言竟從之珎果敗盟而去先是猶獠軍來降胡公分其衆萬餘戍婺其帥劉震等相挺爲亂胡公被害公亦及於難當難作時猶帥多公恩欲擁之而西公正色叱曰吾天子大吏設不幸義當死寧能從賊反耶賊初縮首不敢犯拘繫一日而罵賊聲愈厲命左右取酒引滿竟日達夜旁若無人賊知不可屈遂升之壬寅春二月七日也享年四十六有六 上駐蹕江西聞公之死爲之嗟悼良久親爲

文祭之及返柩金陵 上復率羣臣往城南致奠乃以其年四月十一日葬江寧縣鳳臺西鄉聚寶山之原公狀貌龐偉氣局堅凝善謀而能斷嘗以事入諫上弗聽公却立戶外既暮猶不去 上出怪問其故公從容諫如初 上慨然從之公於吏事尤長據律按比而飾之以儒術案牘經其裁削辭簡而意周喜爲詩歌與賓朋談咲樽俎間更倡迭和情意豁如也故於其歿也人莫不傷之公父諱榮母孫氏配張氏子男子三人長即文有學行今爲侍儀使階承直郎次行賊害公之際行方侍側或勸其去行曰棄親而

求生吾不爲也卒隨公以卒次升童孫女一人濂爲左史時侍上左右嘗與濂論佐運之臣以字稱公曰王用和經濟之材也吾將大任之惜乎早歿于難則上所以簡注公者爲何如使公之存至於今必躋政府歷憲臺澤及於民者將益廣不特前所書而已人之患也有才而無其時今公雖有其時未能大顯而命止于斯不亦悲夫雖然公之贊治外垣爲賢賓佐及臨患難冒賊而死爲忠臣天恩所加便蕃優渥名亦足以不朽矣在公可無憾銘曰真人之興肇自濠梁白旄黃鉞指麾四方桓桓豪英

雲合響應維時王公杖策出迎龍旗所屆靡役弗前借箸以謀燭於幾先莫搖嚮風帥徒內附公往撫之謂公來莫制河之東發爲名邦六師一臨完城以降奏凱而旋留將戍守公持文墨參其威否姑蔑遺墟既入版圖兵民二柄孰幹其樞帝詢在廷非公疇可公拜稽首即日上道城增而高復浚其濠游擊置戍金柝夜囂孰爲頑民嘯呼構亂誘而繫之邊烽晏晏出粟哺荒注藥起疴民豫且康弗教則狂乃新泮宮乃置博士乃設俎豆乃經乃史金華建蕃控于海東還公來治若坎在躬科繇匪度均之平之間右奪

政辟之刑之民樂其生親若父兄敵畏其威望如長城豈期妖豎相挺爲變大誓不屈遂罹於難人孰無死公死則忠正氣不沒凌厲秋虹皇情盡傷親御翰墨搗文祭之龍光赫施受才孔多竟不盡施清風宰木妻其餘悲不朽維文大書深刻後百千齡過者必式

故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瞿府君墓誌銘
瀛侍講禁林時蘇之良士瞿公莊來爲典簿其爲人也文學蔚茂而勵行堅凝瀛甚敬畏之凡應制諸作多出其手率皆稱旨自是與之締交不翅伯仲然

間以先府君墓銘爲屬瀛以索文者接踵于門雖諾之而未暇爲今蒙恩致政家居又復移文以申前請乃序其事而繫之以銘序曰府君諱嗣興字華鄉姓瞿氏其先居河南後徙通州之海門宋末有諱某者避兵南來至姑蘇之常熟家焉生二子曰青曰達俱有才力能伏其鄉人元兵取江南有劉將軍者徇地至姑熟青與達帥里中強壯拜馬前迎之有獠犬突出軍中衆愕眙持刃不敢發青直前一箭射殺之衆譴曰壯士壯士可官也青曰吾不如吾弟達將軍遂出旗號俾達招諭未降者承制授達爲百夫長及

宋亡遷蘇州巡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盜轉憐口提
領娶某氏府君其子也府君少時家有祿食日從其
徒射獵飲酒爲樂不喜學書然天資仁善和順未嘗
有過年十七怯憐口以例革不置官提領君家食甚
貧府君即折弓矢脫略純綺故態射力穡事以養二
親承候顏色唯恐弗至母嘗病疽時天熱疽潰臭不
可聞人皆掩鼻趨過府君跪床下執蒲葵扇驅蚊蚋
以手摩穢剔汗扶其起卧不解帶者三旬至愈乃止
母又嘗患積氣危甚醫弗能攻或告以股肉可療其
法真刀盃上而禱于神俟刀躍乃可割府君如其言

自旦至晡頓顙于地顙破血流被面刀弗動府君泣
曰天恐不憫我耶我縱以身易母猶甘之肉何暇惜
乎知刀終不可動起引之割肉寘盃中裂帛漬血裹
創戒左右勿泄羨之謬稱他肉以進母不食已五日
見羨喜爲之握筋食一杯幾盡食已而瘳母後感疾
思啖菱時菱未葉遍市之不得解衣入菱澤中哀號
索之竟日手足皆腫俄得菱實三馳歸遺母母疾如
失既而貧愈甚或隔日一炊府君曰事急矣儻守之
而不變如父母何携家入蘇城謁多錢翁有所稱貸
多錢翁察府君誠信可仗出資財俾府君買遷而分

其息十之二。府君由是稍裕。凡父母所欲無不致也。府君不妄取而好施。嘗朝出道。獲人所遺囊。有楮幣若干。鉅視其名。則市中。小夫府君坐。不貼席。走其家。還之。有墜田宅券書及他貴物于路者。府君覽之曰。券書失啓。爭端。跡其人呼與之。其人權貴家奴。失主券。畏罪欲求死。叩頭謝曰。活我者公也。檀工王氏大雪凍餓不能起。竈突無煙。府君憐之。天未明。携錢二十緡。潛投窓隙而去。歟。歲出糶。有寡人來糶。衣不掩脛。府君受其錢五千。陽忘曰。汝糶十千。邪。倍與其粟。醫蔬者過門。府君取蔬五錢。投以楮幣十倍。曰。汝

當以餘錢裨我鬻者。咲曰。吾安有餘錢。邪。府君曰。汝第持去。俟錢多。歸我。不汝急也。其意實予之。而不欲其知。皆此類。凡負敗者。必多給。其直家人恠問其故。府君曰。彼胠肩彌足以求升合。利吾。恐與之較。邪。歲丙申。常熟凶。民來依者數千。輩府君。僦舍館而食之。癘氣發者。相枕藉。府君躬視粥藥。而時進之。卒賴以生。府君晚喜浮屠言。讀其書。豁然若會其意者。復閱北溪陳氏性理字義。即解其要。曰。聖賢之學。蓋如是。因戒其二子懋。莊曰。我少不學。至老而始悔。若等其勉之。二子服。父訓。刻志事學。莊入國朝。蔚爲名儒。

從典簿陞禮部員外郎府君及見之曰吾有望矣洪武乙卯九月府君得疾恐念慮或亂畫紙爲圓圈揭屏間常目之二十七日卒于家卒前一日楚府伴讀陳子晟等道過府君將之京問府君欲何言府君以兩手加額曰語吾兒莊努力供職報天子恩我死當不恨享年八十有四莊禮部累請封于朝未報卒後月餘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娶蔣氏贈安人事舅姑如府君之孝舅姑或怒則率子女羅拜于前曰新婦誠可怒願念諸孫貸其罪舅姑意不解悲請至再三乃已年七十三先九年卒是歲十月二十三日

葬於吳縣橫山梅家灣之原與安人合兆男二人即懋莊女三人一天二適其孫四人紹緒紳曾孫男二人女一人府君歿之明年莊自員外郎拜福建等處承宣布政司左叅政階通奉大夫於法當得加贈云者嗚呼孝者天下之大經也一鄉得孝子焉則一鄉睦一邑得孝子焉則一邑順一郡得孝子焉則一郡治此無他人之所秉恒性固未始有殊而移風易俗之道蓋莫急於此也然而孝行之至心與天通韋布之士往往能感於神明發於祥徵載諸史牒復有不可誣者今府君不自有身唯欲其親之安封

服愈疾固人之所難至於萎未華時而能獲實者三
非神明陰相之未必能致斯則心與天通之驗也在
宋之初貴池有孝子者曰葉蒼秋九月身有渴疾思
生李食之蒼號泣樹下忽叢葉中得雙李如彈丸人
以為孝感府君之事寧不與蒼類耶蒼之名尚傳於
今而弗泯則夫府君者其不當有傳耶茲銘之所由
作也銘曰

維孝之德是謂天經秉厥恒性體順達誠有美孝子
醇懿是循但知有親違恤其身親病在寢子兮吟呻
稽顙于庭籲彼百神我命弗顧體肉何惜親年可延

我志則懌求凌大澤悲啼欲暗豈意未華獲實者三
天鑒哀衷顯厥祥徵揚之邇遐聲光騰騰卓行若茲
亦足不朽况其立心一歸忠厚推仁惠窮日惟孜孜
吾分當然奚求人知施德不食其子維良上簡帝
心參預藩方勒石幽宮文不妄飾此孝子墳過者宜
式

故中順大夫北平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吳
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彤字文明姓吳氏世為臨川人穎異越常流
從虞學士集危左丞素學二公深相器重應書鄉闈

弗獲選去補江西行省理問所令史益種學績文不倦夜以繼日遂擢至正丁亥進士第授贛州路錄事階將仕郎時郡守二皆朝廷重臣苛察微繞察見淵魚僚屬重足而立莫敢仰視府君以事至府數與之抗辨氣凜凜不回撓初甚怒罵已而反賢之贛俗泥堪輿家說有踰半世不壟其親者府君召父老諭之曲盡倫理不兩月間壟者以千數民家二女咸學浮屠法揚言條然坐脫無知氓競奔湊之府君坐以左道上官持不可府君謂其母曰吾聞坐逝者必焚其身以收舍利約以明日行火毋亟來謝曰女幸生矣

人告妻弟奪其金條脫者絕無左驗府君陽令中析之告者欣然謝去妻之弟獨灑泣不輟乃杖告者而與泣者衆以爲神朱甲與湯乙仇抵爲盜自刺妻實之官捕湯煨治竟誣伏府君察其色有寃以計給朱妻出所刺刀其血猶在遂縱湯而罪朱劉漢銜李敬甫無以快其忿搆其集衆攘已貲府君得其情往白守守怒令易辭府君不從更以它吏戍案戮李于市當刑之日雷震守廳事吏尋爲厲所困自刎死郡兵暴橫虐諸民府君每直之守寢不悅民怨群起而逐之因擁府君爲守府君曰擅廢置二千石者族汝曹

聽我言當迎守還不然吾決不從汝族也衆皆潰去越翼日復聚城外鼓譟焚廬舍爲亂府君請守出共帥壯丁趨火獲造謀者梟其首餘寘不問一郡帖帖時管國公火你赤出鎮江西三品以下得專封拜功狀上署府君爲郡治中實超四階至正戊戌僞漢兵圍城踰三月府君調度供億無闕及勢感慷慨自誓躍馬欲觸鬪民爭擁不得前城陷僞漢竒其才令軍中有生獲吳治中予百金府君被執命釋而官之竟以謀脫歸臨川遜匿崑谷日以奉母爲樂若將終身焉郡既入職方守臣侯至善力薦起之乙巳秋七月

拜國子博士成均初設其建立規制及銓選祠祭之事府君皆與聞贊決者甚衆丙午春正月轉同知嚴州府事浙江猶未下曹國公李文忠方議征進府君轉輸餉餉至軍前公以能稱之吳元年丁未召還南京與禁林諸老共議郎位郊祀儀注洪武戊申春正月擢僉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事階奉議大夫三月至官分部荆襄上疏言五事鑄降諸處印沙汰荆州湖泊官省武昌等處批驗所復荆峽二州田額均石首公安江陵三縣水夫科繇秋七月又上疏言興學置安陸驛傳輪役遞運船及給鑄錢諸物價等事

上皆從之。己酉秋九月，改僉山東提刑按察司事。庚戌夏四月，以東昌土曠，人稀，請省博平、清平、夏津、聊城、館陶、觀城、范七縣。秋七月，超拜中順大夫、北平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薦剡人才，唯恐失之。兩考北平鄉試，而得士爲尤多。癸丑春三月，旨還京，值疾作而終。夏四月二十又九日也。享年五十又七。曾大父某大父，某父，輔有恩在州里，稱爲惠人。母蔡氏元配。胡氏前十五年卒，繼室彭氏子男四：吉祥、勝安，皆天唯林童者，齡存。女八，已亡其五。長適胡中，胡氏之兄之子也。次適太常掾施興嗣，幼在室，生卒撰述甚多。

有翁樹壯，游山居南游金蘭，五稔藏于家。初，府君既歿，興嗣以其子幼，乃來京師，請熊叅軍昇狀其羣行，徵予爲之銘。其致辭，悽以悲，予惻然諾之。未及爲，而興嗣歿，方懼吾文無所授，而胡中又竭蹶來請辭，如興嗣而有加焉。遂以昇之府君權厝京師南門外，中乃奉其柩歸，將以其年月日，塋臨川縣之赤峪山，并持興嗣之骨還付於其家中，亦可謂義士也。已予聞祭統有云：銘者論著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勤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蓋孝子慈孫之所欲得者也。今不敢廢茲義序，而銘諸庶慰府君於九泉之下，使興嗣

有知亦將無所憾矣銘曰
處蔚炳煥文何彰耶割兇燭茲政何良耶動合矩度
行何方耶位之欲昌而底于亡耶松摧栢焚孰知其
為棟為梁耶神理冥茫胡可以測量耶四尺之墳峭
山之陽有永其戒慎毋壞傷

故懷遠大將軍同知鷹揚衛親軍指揮使司
事于君墓誌銘

惟于氏遠有世序多以文學為業族居南康之都昌
至君益顯融於時大父德仲贈明威將軍某衛親軍
指揮使司副使上騎都尉追封河南郡伯大母王氏

追封河南郡君父祥英贈懷遠大將軍同知鷹揚衛
親軍指揮使司事輕車都尉追封河南郡侯母余妙
真封河南郡太夫人君幼知讀書通大義縉紳先生
稱之既長磊落有大志不屑為變情徇勢之行會元
政大亂天下兵動江東西化為盜區分寧徐壽輝建
僞號曰宋都九江使其將張福夏彰據湖口元將三
且入駐師鄱陽都昌適當其衝要交互殺掠民俛俛
不知所從君召父老子弟謂曰吾等皆良民順寇兵
官軍以為叛從官軍則寇兵又將屠我行見無噍類
矣其計安出父老子弟咸叩頭曰微君不能生我君

乃集諸少年趨健者列爲隊伍朝暮教以擊刺之法
旬月間整整可用乃握劍坐庭中下令曰賊兵有入
吾境共擊之不用命者斬衆皆股栗賊聞不敢犯同
列有忌君能者數潛通構害君皆先機而梟其首人
以爲神歲乙未徐兵破鄱陽君之勢遂孤都昌繼陷
徐聞君名急搜訪獲之命爲江東宣尉元帥鎮鄱陽
歲庚子徐之柄臣陳友諒殺徐而自立更僞號曰漢
君乃泣曰我與陳皆徐君之臣陳不道乃爾我可比
面而事之邪當是時皇上龍飛臨濠定鼎建業豪
傑之士爭相奔走君遣使者奉幣以浮梁降上悅

而受之君輕騎謁上於龍江詔宰臣燕饗之禮意
優渥賜以金鷄頂帽暨錦袍一襲授通議大夫行樞
密院判官成徽州永平翼遣之鎮行十里所復趨還
解金連環并絛授之且曰予賜卿冠衣不可少此故
又召卿來爾君感知遇之深誓殫報効上疏曰于光
之心鞠躬盡力報國一忠死而後已上命左右
藏券曰此于光誓書也君察僞漢國政不一兵出於
外潛獻搗虛之策上親征九江君與郡將皆從
行電疾友諒以爲自天而下棄城宵遁君將兵下黃
梅瑞昌諸居亡何助攻建昌拔之出戍鄱陽友諒攻

洪都上親往救大戰彭蠡湖友諒斃於流矢其子
理假息武昌詔常忠武王追攻之理遂與觀衝壁
出降君皆在行中與有功焉轉同知振武衛親軍指
揮使司事遷鷹揚衛進階懷遠大將軍時偽吳張士
誠據浙西淮東數州之地君從大將軍徐魏公往討
恭與高郵淮安豐皆下張之勁卒皆聚湖之舊館
魏公督諸將及君破之遂平湖州下姑蘇士誠就擒
及魏公征中原君統銳兵以從益都沂棣登將諸州
次第平乃入汴梁克洛陝攻下潼關君與郭將軍守
之元將王左丞自河中帥衆來奪關兩兵方挾戰君

舞戟橫貫其中大呼殺入元兵奔潰追斬之積屍盈
野越六月進擊河中拔其城魏公命戍鞏昌元將擴
廓帖木兒屢引兵來戰君輒搗走之敵兵不敢東向
遂合諸部兵圍安定州君急分兵往救兵少不能戰
退屯三十里復與元別軍會君腹背皆受攻遂被執
百計誘其降不屈韓將軍戍蘭州元兵來圍城擁君
行城下使誘將軍降君呼曰我不幸被縛誓死不辱
國爾輩受大明皇帝厚恩當堅守以伺大軍之
至勿信其甘言所誘也元兵大怒批其頰擁之使去
尋聞被害以上悼之錫以布帛令其家成服行喪遣

祠部官祭以少牢奉其神主配享鷄籠山功臣廟中
君諱光字大用于其姓也自二十五歲起兵至四十
三而歿氣貌脩整善鼓琴能吟古今體詩多古雅不
凡兼通醫學針灸科人望之翩然貴介公子也及持
戟上馬輒鷹揚虎視所向不敢當逢者莫不改容太
夫人性剛嚴君事之孜孜盡禮唯恐稍違其意遇氣
有未平君長跼於前移時不敢起君子尤稱焉娶鄱
陽劉淑姬通書史封河南郡夫人子男二人蕃與宣
也君生於天曆戊辰九月十四日歿於洪武庚戌其
月日則不可復知矣辛亥某月日蕃用招魂禮薨君

衣冠於某山之原前塋一月其外舅建德令劉君爆
狀君之行引蕃來拜于庭請為銘揭諸墓門嗟夫君
以一書生嬰亂世乃能倡義旅以捍鄉邦繼而率眾
歸有道之朝四方征伐為前鋒幕府上其功殆無虛
歲惜乎安定之役孤軍深入不能制勝遂致陷於虎
口天乎命耶有識者蓋悲之也然君能執節不回視
死猶生卒不負誓書死而後已之言亦可謂夷險一
節者矣銘曰
麟之師師鳳之儀儀治世之奇有力如虎長戟勁弩
才堪用武惟君之生丁時捨攘六合虎爭投筆而起

集厥師旅以障州里真龍天飛大明赫熙杖劍來依
帝曰嗟汝爾鎮歛土以安黎庶大軍長驅何戰不隨
翦漢縛吳借籌決勝山東受令洛汭亦定潼關置屯
鑄鐵為閭敵不敢們靈旗西伐如火烈烈所向皆捷
多寡勢殊視敵如無卒捐厥軀赤心如日以身徇國
死又何恤皇寵有輝少牢祭之餼食崇祠寰宇一
統不為麟鳳使人增勳冠衣具存大招爾魂藏之山
樊山氣鬱鬱護此玄室魂兮來宅

元贈武略將軍同知臨洮府事騎尉追封榮
陽縣男朱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堯字子厚姓朱氏其先出于唐同鳳閣鸞臺
平章事敬則之裔敬則居亳之永城世以孝義被旌
顯一門六闕相望而子孫尤貴富邦人慕豔有金頭
公銀頭公之號兩族叙昭穆而墓占地百餘畝亦曰
宰相林則當時簪笏蟬聯朱紫赫絕可知矣世遠
譜廢子孫分適他州莫能究其詳府君銀頭公之後
也五世祖某宋建炎初扈蹕南渡寓於霍丘仍以貲
雄手時會祖某通判淮安州祖某提點壽春府稅課
司遂居壽春之下蔡父某咸淳末嘗舉進士未及官
而宋亡入元以儒入仕授無為州學正母胡氏府君

幼不好弄，疑然如老成人。及長，孳孳嗜學，求名講師而事之。知解既至，不欲陷於一曲。凡天官地理卜筮醫藥之屬，咸究其玄旨。晚而學易，陰陽消長之理，吉凶存亡之故，觀象玩辭，使心與理相涵，無少爽者。終日默坐，視流俗紛紜，絕不與競。人以為迂，則咲曰：「主靜乃吾學也。」鄉隣有鬪者，諭以訟終凶之義，釋然而去。若不能凶喪及無食與衣者，竭其力周之。自奉甚儉，一豆二簞，猶不及。食事繼母張氏如親母，唯恐有毫髮違其意。令聲流聞，莫不高府君之行。郡國將辟起之，不所部。使者行縣，又以茂材舉河南行中書。遂

署安豐路儒學正。府君曰：「與其身有虛名，孰若心無慚德。」辭不赴鄉。子弟擔簦從之游，日談道德仁義，刮摩其故習，疊疊數千言，弗倦。暇則鼓琴咏詩以自娛。或時出佳山水間，歎歌忘返。壽始五十，以延祐戊午秋九月某日終于家。以某年月日葬于縣西孤山祖塋之左。娶劉氏，子男三人。曰某，曰某，曰復。女一人，適某元季府君。以復貴，贈同知臨洮府事階武畧將軍、勳武騎尉爵榮陽縣男。劉氏贈榮陽縣君。入我朝，河南山東相繼降，復例遷京師。有薦其文學於上者，得召見，擢國子助教。侍經親主。陞日燕府。

叅軍轉長史予時忝職禁林兼青宮贊善日與復
游復凝重醇慤有儒者氣象予甚重之會予蒙恩
歸田復持燕相府錄事揚哲之狀求銘府君墓哲序
事精贍且燁然有奇氣於是粗加矜括而繫之以銘
銘曰
水若有源長流弗虧豈無潢汙朝滿夕除猗歟府君
遠有世序邦人豔之縣延簪組嗜書不厭幾欲成癖
晚而潛心我學吾易觀易玩辭孰出範圍叅諸天人
或驗事為發聞于時郡國交辟有儒一官可泣其職
縻身下列揖拜上官豈若肥遯白雲青山令子既顯

褒贈攸宜九泉冥冥燁其有輝况
熙龍光下被行當見之孤山鬱蒼中有玄唐太史
勤銘永固其藏

故東吳先生吳公墓誌銘

惟吳氏初自延陵而分圖譜之局廢不能詳其爵里
世次五季末有諱嗣者自廣信遷撫之金溪其諸孫
宋含光尉邦基生郇從象山陸文安公傳道德性命
之學郇生福州教授行世行世生太學進士益益生
鄉貢進士饒漕貢進士可景定甲子進士名揚兄弟
並以文鳴可生泰連泰連生儼儀儀字明善世稱為

東吳先生自幼以續承家學爲事，雖初號輒起秉火，挾冊而讀之時，建昌江公存禮謝公升孫皆前進士，先生負笈從之游，繼登鄉先達虞文靖公集之門，於是博極羣書，其學絕出於四方。先是元至正甲申先生伯兄儼與其子裕同舉進士，裕連三薦始擢辛卯進士，第名在第二，冠南土之首。及至丙申，先生暨再從弟立盛又薦于鄉，立饒之孫盛名揚之孫也。鄉人榮之，指先生之居相語曰：「是家在前朝以明經詞賦知名者，先後相望，今復如斯。」書詩之澤厥有衍。會海內兵起，先生遂無意北上，下帷講授，遐邇學徒爭

奔走其門。先生隨其資器，孳孳訓迪，必使優柔厭飮而後已。凡所敷繹，皆五經與義，不拘泥於箋記，而大旨自暢，晚尤博心於春秋。且謂聖人之經一而諸家異傳，大道榛塞，職此之由。乃著三書曰：禪傳曰：類編曰：五論辨辭義嚴密，多先儒所未言。嘗撫卷嘆曰：此書吾積學之所致，後世有揚子雲其將好之矣。然於文辭尤豐贍，有力下筆之頃，思如湧泉，開闔抑揚，不愆矩度。論者謂如晴巒出雲，氣勢突兀，不假雕琢，天然成章。先生則曰：作文不原於聖經，不關於世教，雖工無益也。先生涵養既深，造詣益殊，其於律已之功。

莊懋而端嚴，陰寒極暑必正衣冠而坐。家人聞其聲，欬輒肅容而立，不敢妄動。天性篤於孝友，事二親唯恐違其意。季弟偉蚤夭，其室周氏方少子，喪僅五歲。先生經營其家，撫喪至成人。周氏得以遂其節。先生為人剛直，自將異儒者不侮，強禦者不畏。或以非理來撓，必峻言折之。其人倖倖見於色，弗少顧。稍知感悔，即遇之如初。有寸善播揚，唯恐不聞。壬辰之夏，縣燬於寇，所在惡少年持白梃相挺，爲亂。先生推牛釀酒，集里中耄倪，諭以禍福，皆稽首聽命。他鄉爲亂者，皆懼草薶禽獮之慘，或無子遺，獨先生之鄉獲免。及

入國朝，撫州守侯君元善聞先生名，欲聘起之。先生以病力辭。洪武庚戌，江西鄉闈試多士，府判官王徽夢州城中，迎狀元。既而先生之子伯宗實在首選。明年辛亥對策，大廷復以第一人賜進士及第。召見奉天殿，授承直郎、禮部員外郎。或者以夢之前徵爲先生世科之符，而先生已歿，不及見矣。先生之歿在辛亥二月二十八日，上距所生大德丁未之歲，得年六十有五。配何氏，生丈夫子三人，長即伯宗。初名祐，今以字行。次禴，次祁，皆以經術教授州里。女三人，會雅、周禮、黃顯，其壻也。孫男一人，某；女三人，尚幼。

初伯宗會試南宮予嘗奉勅與考試事伯宗因來謁以先生文集序爲請予未暇爲而先生計音至矣伯宗乃泣拜求撰墓文將還以其年某月日塋里之墓塲山且勒文懸繹之碑予聞世之右族重珪疊組者有之矣索其家學相仍數世而弗墜十百之中或一二見焉况夫科名尤造物者之所靳哉今先生之門何其奕葉聯輝至於如是也此無它山厚則木繁海深則川聚其亦理勢之必然耶自時厥後繼繼繩繩予知未有艾也雖然先生之學則又在乎科目之外經不可不窮也德不可不脩也業不可不廣也欲

法先生者法此足矣是宜銘銘曰
吳氏之裔何蟬聯兮科名接武代多賢兮先生承之
志益騫兮嚆噲道腴兮幽玄兮袞袞法嚴聖有經兮
傳者角立分戶庭兮我曠至隱發精明兮剔抉浮翳
朗日星兮窮經致用時則屯兮薜衣椒冠其隱淪兮
振揚教鐸嚆乃文兮曠其天衷德潤身兮世降俗偷
病逾深兮方倚俞盧起痼沉兮秘其正陽平羣陰兮
儒行之卓罔弗欽兮一鑑之亡我心傷兮其人雖逝
名則良兮有寧一宮氣鬱戢兮焯德著美薦以石章
兮

義烏王府君墓誌銘

烏傷溪上有王府君者壽五十八以洪武九年夏五月丁巳卒家十年春二月壬申葬于同義鄉下澤山之原素服而臨塋者千有餘人皆洒涕而去蓋府君忠厚君子也諱順字性之自幼嗜學嘗登許文懿公之門讀書必欲見之躬行使物被其澤里有大鼓湖瀦水灌田五千畝有奇歲久岸且崩天稍不雨田咸作龜兆折民遑遑不自寧府君嘆曰此非我之責耶則集眾興築之約田而輸作有差自出布錢鑿石作水門視時溢乾而畜洩之民得大利 朝廷營建宮

室徵木石之工於郡縣縣吏胥並緣爲姦利不問老幼廢疾之不可任悉上其名索之弗得輒捕比鄰以代鷄犬不得寧府君白於縣覈實而作新籍凡有徵發按籍輪役之村疇之中痒痾疾痛者急不能注善藥府君儲峙一室或有求者施之無吝色然恐察之不精且與名士朱君震亨講切內經之說汲汲以濟人爲務鄉間有單寡者出粟菽相貸而不錄其息沒則給糶積殖之逋錢久不能庚則焚其券府君猶以爲未足復謂移風易俗必本於學乃建書塾招良師會鄉族俊秀俾子弟與之共學甚貧者輒周以羞服

月且十五日具觴烹延其父兄列坐左右立諸生於
堂下府君正衣冠中居以孝弟睦婣之道誘掖而飭
導之縣大夫賢其爲人顧左右曰若王性之者豈非
一鄉之善士哉凡持牒來訴有及昏姻貲產者下府
君調解之人服其公取決片言之間不復重有辭田
賦移易不常官欲重輯之以定科繇同義一鄉府君
實與鈎校之任積弊盡削無敢上下其手者府君遂
欲進均役之策會病卒乃止大夫聞之頓足曰良士
亡矣奈何太息者久之府君性樂易未嘗有憂色見
人爲一善事喜動容貌每行鄉飲酒禮捧大明律實

凡案問諄諄爲人講解使之心領神會不敢爲非聞
居無車焚香鼓琴以自樂四方賢士無不願與之交
有納交者雖久留而不厭好法書名畫不趨金玉然
顛沛流離亦挾以俱往通周易有所謀爲則必揲著
玩占所言凶吉多驗曾祖益之宋季爲越之校官祖
文繼父栖妣曾朱二氏妻凡三娶諸助何璉皆先卒
今惟朱某存子男子三演溢淳子女子三諸宗陳亨
吳童其婿也孫男五至淑至剛至和至誠至隆孫女
四皆在室府君既薨之六月演請同縣宗潤集其行
爲書一通介學子章徽來謁文古者族則有師閭則

有胥各掌其戒令教治屬民讀邦法而書其孝弟睦
嫺有學者校登夫家衆寡辨其老幼廢疾之可任者
至於役國事相葬埋之事無不備極其情意嗚呼府
君之行何其甚類之使一里得府君焉則一里寧一
鄉得府君焉則一鄉治一邑得府君焉則一邑之民
咸得其所矣視彼剥蝕於人扼其喉而監其腦者抑
何遠哉不可以不銘也其詞曰
位不冠纓而惠孚於民仁矣哉若人是非紛紜而折
以片言信矣哉若人文質彬彬而令譽振振君子哉
若人銘以昭之揭於墓門

義烏方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天瑞字景雲姓方氏宋元豐間有諱沉者自
嚴陵白雲原徙居義烏之稠嚴今九世矣當五世時
又有諱應龍者登嘉定癸未進士第官終大冶丞其
族望嘗顯矣府君曾祖諱淵祖諱崧之父諱汝霖母
喻氏紹興丁丑進士工部郎中喻公良能五世孫也
府君六歲時與羣兒戲于池濱一兒俯身攀藕花忽
墮水中羣兒皆驚奔府君急執其足揚聲大呼人聞
而來抱兒還其父逮長讀書窮旨趣孳孳弗少懈其
父以食指之繁故廬迫隘不足以容別買宅一區於

三里外命府君居之府君昏定晨省雖大暑寒不廢
父母憐其勤力止之府君跪對曰子職當如是不爲
勞也府君之配曰朱氏承直郎廣德路總管府經歷
諱約之女也府君相敬如賓終其身無片言乖戾或
者媿之梁伯鸞朱歿府君一念之輒垂涕與人交重
然諾一旦暴風疾雨府君擔簞躡屩倉皇欲就塗家
人謂曰非有至急之故何遽往也府君咲曰吾與人
期不欲爽信耳其遇宗族內外姻多煦煦有恩意有
稱貸者或不能償真不問府君長身鶴立美鬚髯樂
賓友過從當酒酣耳熱高談雄辯驚動四筵徐而察

之皆根據經史出人思慮之所不到時論多之府君
有兄二人孟曰天與字景賢仲曰天錫字景範景賢
博通書傳善滑稽士無賢不肖皆樂與游尤精黃帝
內經之學有疾者恒依之景範淵深而簡默遇勝友
論詩輒抵掌劇辨滾滾如泉源發不見其窮府君固
難爲弟矣亦復翹然與之抗衡非聰明絕倫不能也
府君年七十九疾病頗侵凌知其不可治乃絕醫賦
詩一章示子孫大意以爲吾讀孔氏書死生終始之
說粗若知之萬事悠悠當同一夢彼浮屠氏所謂天
堂地獄不過托是化爲善而已吾家素絕之不必用

也今死矣與明月清風浮游於天地間耳尚何道哉
書畢而終實洪武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府君生
平嗜吟有詩集二卷藏于家妻即朱氏無子而先卒
鞠景賢次子樵爲嗣既而少房馬氏生子男子二人
曰士龍曰士信子女子一人曰丑姬徵事郎中書舍
人宋遂其婿也孫男二人某某以某年月日塋某山
之原初予與府君二兄交甚洽繼識府君於白麟溪
上府君方爲女擇配予兒璿始九歲操觚作蠅頭細
字謄于所造文辭府君心悅遂成婚姻家府君當有
疾時璿將來南京省余往謁府君道別府君執璿辟

言曰汝尊公當代文士第一流吾且暮死不復與子
相見願爲求墓上之銘足矣璿泣而別未幾果以計
聞予亦爲泣下霑襟今予致政還家府君從孫衡備
書其事行士龍持以來請予惡得不爲之銘銘曰
稠巖陽三鳳翔一鳳後逝雲爲鄉梧桐奉奉空高岡
緬懷德輝人可忘

故瀟峯先生府君墓誌銘

大江之西南昌名郡有瀟峯先生其學以聖賢爲宗
其文以理氣爲主其行以忠信爲本其接人以明體
適用爲教其生也人尊之師之其歿也人又哀之慕

之歿後二十一年而門人弟子與其孤翰林脩撰善圖其不朽者甚悉乃集群行成書而以銘文屬筆於濂濂竊聞先生多著書大抵研精易禮之學而及於邵子先天橫渠正蒙諸書共若干萬言先生之言曰先夫之學心學也其圖皆從中起其前無古而後無今大之為天地小之為民物顯之為禮樂幽之為鬼神遠之為闔闢之初終近之為瞬息之起止莫不具焉邵子以命世人豪乃探是圖著為皇極經世書性命物理之說重明於世學者往往厭其難棄而弗講予於是_二有經世書說張子正蒙書實與太極圖通書

西銘並傳而未_レ有_レ之註釋者余於是_二有正蒙書說禮經殘缺已久朱子雖定為儀禮經傳而其輯錄多出於門人勉齋黃氏與信齋楊氏其中予奪多有未定余於是_二有禮說易之為書廣大悉備伊洛大儒雖嘗論著而其義皆愈索而愈無窮予於是_二有易說吾道不行於時而其見於言者不過如此而已嗚呼觀先生之言則其心之所存者從可知矣濂雖不文敢不大書揭於墓道以為後進之觀云按狀先生諱隱老字子方姓朱氏南昌之豐城人曾祖某祖三德父應岳母楊氏先生自幼輒斂書須臾不少怠毋若兄

頗以爲迂，靳膏油不多，給秋霄月朗，每挾冊映讀之。冬則拾枯薪及蕤松明，以繼欣然。若忘其憂，時江村姚公某、冰齋洪公某、冽泉趙公某，皆宋之遺老，淹通六藝之故。而桂莊涂公應雷又遠承考亭朱子遺緒，先生咸執經叩請，莫不交與之。且曰：朱生，令器也。他日所成，當無讓古人。負笈而歸，兄以先生不事生產，作業力求析，嬰先生不得已，悉以羨由與之。自取不毛者，由是家寢貧。或憐之，勸其俯就科目，庶得祿爲親養。一踐場屋，不中，益潛心於聖賢之秘，窮索於經。驗諸身心，唯恐有不合者。久之，心與理涵瞭然如辨。

黑白，遂倡鳴道學於荷山之陽。四方學子悉從之。遊先生，顏貌嚴毅，若不可親。近設有疑問，如撞巨鐘，小大隨應，無虛發者。初，先生伯父曰應五，曰應祥，曰應焱，與其父皆足。以師表州里。龐眉白髮，大布寬衣，金碎玉，撞頃鳴篴，協使人望之苦窳之意。消至是，先生又能續承之，不墜。士論多之。至正壬辰春三月，江淮兵動，鄉之惡少年爲變，殺戮至鷄犬。耄倪皆竄匿。先生猶操觚，正冠衣而坐。從容語鈔掠者曰：貨財任取之，書籍非爾所好也。及其再至，四三至，先生復曰：吾家已罄矣。爾幸他之盜，素聞其名，咲而去，無敢縱火。

者西東隣數十家皆籍是獲完先生遭時多艱召族
媯子弟戒之曰吾宗素以清白相傳寧寒餓而死不
可爲不義而生終無敢犯教者不幸以至正丁酉十
月八日卒于家未歿語善曰吾著書多未脫稟笈繁
補闕之責盡在於汝吾以數推明年江西當大變汝
當謹避以免難吾今無所苦精神如常時但覺氣息
漸微爾已而遂亡戊戌夏四月僞漢陳友諒陷南昌
果如先生言後七年癸卯十二月初一日始塋於潛
峯之下娶徐李二氏男一人即善克紹其家學者也
女二人歸縣人虞淵郇誼孫二人象環逢掖象環通

五經大義年十九前卒孫女一人適羅壽亦里之良
族曾孫一人興祖曾孫女二人尚幼濂聞君之立心
在乎遠且大者于祿以行志其澤可被於當時著書
以明理其功實垂於後世孰短孰長人必有辨之者
雖然人心漓矣士習陋矣翻經取題而媒仕進者有
矣求髣髴如先生者尚可得耶銘以昭之亦發濂之
深慨云爾銘曰
古之聖哲何爲作經牖人天明使反諸誠世衰道微
耽厥口耳纂英披華以經爲戲繽紛外馳奚補身心
寶用瓦礫棄其南金考亭奮興上繼伊洛完經翼傳

日星照灼豐城之墟天產碩儒豔其流光救其芳腴
堂虛露涼膏油莫續挾冊于庭借月爲燭優之柔之
茫然遐思饜之飮之如啖甘肥内存于心外著於目
明命有赫吾敢不肅出而倡道荷山之陽有聲泱泱
達于四方執經之徒雲合川赴若飲衢尊充足而去
俗易風移悖我民彝天不憖遺孰不滄溟玄堂沉沉
妥厥靈爽尚畀後人胡福是享

王龍千戶所管民司長官樓君墓誌銘

嗚呼吾彥珎其止於斯矣乎初余年十九負笈入婺
城之南受經說於聞人先生會彥珎亦從烏傷來卒

業余家抵彥珎所居僅半舍不能一識至是始及見
之歡如平生彥珎少余四歲肌膚若玉雪服飾鮮潔
容止間雅一何貴介公子也居三年聞浦陽淵穎吳
公聞教諸暨之白門余復裹糧相從彥珎知之騎驢
躡余後越五月即還彥珎自是家居余且讀未見之
書於浦陽僊華山往與還皆經彥珎門彥珎聞余來
雖夜至一鼓亦必秉燭起迎釃酒寢我軟語不能休
余因就寢席彥珎則卧余榻側不解衣至明方興及
別送余五里外訕侮謹笑無所不至將行又復盤旋
若不能遽捨者時彥珎年方盛壯論議天下事若可

俯拾故皆曠闕而疏略不事窘束又何所弛竒才也
已而走燕都用太師德主之薦授澧州管領拔都民
戶總管府王龍千戶所管民司長官道里既遠風土
嗜好迥然殊彥珎在官多悒悒不樂歎曰人生貴適
意爾何至束縛馳驟如馬牛然未幾解印綬而歸不
問賓朋有無無日不霑醉醉輒大笑世間事類不足
以汚之至正中天下大亂官政苛急如束濕彥珎益
不自憐頗大放於酒晨興未盥漱即以壺觴自隨白
眼望天痛飲達暮唯恐壺口之竭也家事且日落彥
珎視貲財愈不自愛惜或勸何不少爲子孫謀彥珎

曰吾遭時孔艱托翅蘂以爲昏冥之逃耳君以不念
子孫爲責不亦大惑歟又何曠達之良士也乙巳春
予自在史乞骸骨還山中特扶短筇過彥珎彥珎首
不暇冠急趨前執予手曰君來歸耶且留連四二日
勿遽舍我去指所乘青驢曰將宰以啖君池中有大
鯉魚長可三尺取以爲脩君雖不飲視吾引滿亦必
爲之暢然予不能從後一月有客叩門甚急使蒼頭
詢其姓名大聲呼曰汝弟言舊日同舍生爾何必問
其爲誰耶予亟出迎彥珎已據床危坐問予曰予渴
甚汝何處可得美醞時方嚴酷禁予不敢答彥珎攬

予髯日子誠俗士耶會日莫不得已止宿雞第一號
耶馳去自時厥後聞彥珮爲酒所餒形貌尪瘠其未
幾竟死焉臨歿精神耿耿不乱也嗚呼吾彥珮其止
於斯矣乎訃至予不覺失聲慟會朝廷纂脩元史起
予爲總裁官倉忙就道不及執紼以視彥珮之塋輒
往酌柩前追思生平之驩而話言歷歷在耳形容則
不可復覩矣嗚呼吾彥珮其止於斯矣乎彥昭諱士
寶彥珮其字也姓樓氏世居婺之義烏曾祖斐祖紹
翁父如浚妣王氏彥珮幼孝於親母夫人抱疾煨祖
劑以進累數月目不夜瞑長從名師友游發爲聲詩

皆清雅可傳誦家素饒於財姻友或至寒餒肥馬輕
裘與之無吝色娶同邑金氏宋知雷州士龍之曾孫
女也內政脩舉無愧於婦道子男子四銳鉞鍾鏐鉞
鍾先卒子女子一適浦江義門鄭棫孫男二淙漸某
年月日生某年月日卒享年五十有六以某年月日
塋于某鄉某山之原嗚呼吾彥珮其止於斯矣乎銘
曰
嗚呼彥珮死於酒耶不酒而死世何多耶嗚呼彥珮
醉而醒耶高視陋俗醒其醉耶被溺於聲利心勤形
瘵而無一隙之適者方吾彥珮又何如耶嗚呼彥珮

孰謂非曠達之士

會稽陳君墓誌銘

監察御史陳煦述其先祖之行拜且請曰煦之先本儒族至于先祖遭家多艱始屈身為吏卓卓有可稱者先祖年六十有七以元至正己亥十二月十八日卒于婺之金華越一年辛丑正月某日權厝金華照水里之原今將以某年月日歸葬會稽某山先隴之次然先祖之卒今二十年矣相去日遠人之及見先祖者日益微稱先祖之美者當愈疏矣儻又越十餘年安復有知而稱之者乎惟托文辭之傳可以不朽

而文辭之不美者又不足以傳煦嘗聞人咸推先生所為文必傳先生文傳則先祖之事愈久而不墜惟先生閱焉而賜之銘余曰余文豈足傳而祖耶然而祖之事信有可稱者乃受而銘之君諱克和字惟中陳姓陳為固始著姓唐末有遷泉之南安者宋太常少卿侁始自泉遷會稽君七世祖也曾祖一新文林郎祖麒左宣教郎父德星母季氏君六歲喪母十九而父卒能自振拔讀書學法律挺挺不肯出人下元元貞初補三江鹽場吏覈故所積鹽得羨餘數十百引以代亭戶貧不能輸賦者流亡相率復還既而調

嶧縣吏縣民誣鄰人盜其先塋珠君曰珠入土必壞
汝先塋壅幾何年矣豈有完珠耶富族僞爲券書奪
細民田君辨其券曰是歲某月改元何謂正月耶皆
無以應而退轉吏上虞會歲饑民道死相望君言于
令尹發公廩易粟勸巨室啓廩賑貸存活者甚衆上
虞夏蓋湖廣百餘里溉上虞餘姚二縣田夏旱二縣
民爭決水至相歐擊君白尹立石表湖上而中分之
爭遂止復有梁湖者溉民田甚博右族利其腴將埋
以爲田民病曠君浚復之改平準鈔庫司庫爲會稽
縣吏紹興路聞君能辟爲椽山陰堞堞塘圯海水禍

稼郡公屬君治君役多田家斷巨石穴其中貫以堅
木築之歲乃有秋錄事吏關君攝其事樊氏叔姪爭
先廬不決相訟前吏利其貨故緩之不爲析君登之
於庭告以古孝弟禮讓事投鈎于地使各取之叔姪
悔倍叩首泣謝讓其廬不必居踰年移吏婺州守熟
君名不敢以吏待君每相可否論事民陰受其惠武
義民欲誘饑民爲亂事覺欲悉捕誅之武義大擾君
走告廉訪副使伯嘉訥曰謀亂者一狂豎耳餘人果
何罪今不因而輯定之亂且見矣賴以生者三千餘
家義烏徐氏率少年七十餘剪髮爲信刼其仇家既

而仇遁其黨怒遂火縣治而去郡議以爲亂律置之
死君復告伯嘉訥曰愚民負氣縱火罪雖有之豈如
議者之重耶且剪髮者皆脅從耳欲置之死不已酷
乎七十人者皆賴以免聲績益彰至正乙未江浙行
中書省以君爲慶元路市舶提舉司都目戊戌奉檄
使泉還道發會國兵圍城君縋以出間道之會稽遇
剪髮民相率邀致其家出婦子拜曰生我者君也爭
具肩輿護君歸明年之金華訪其二子敬升遂卒卒
時告其子皆善言聞君卒者爲之歎息君爲吏至老
毫毛無所私家無僭石儲弗卹也然遇事敢言言必

當乎理故所爲輒可稱道娶呂氏生五男子長源國
朝知完縣事次即敬福建行省員外郎次復元山陰
縣儒學教諭次即升今爲儀封縣儒學教諭其一曰
瑞出後上虞梁氏女一適同郡王克常孫男六人長
即煦由太學生爲吳王府伴讀擢今官次日杰烈默
熊柔孫女五人古之仕者將以行道也非以榮其身
也然而所居卑則所被者狹故君子樂得夫特位焉
苟幸時竊位以富貴其身而無所益於世則君子何
取乎若君者雖老死於下位然所至而民受其惠其
過於世之食厚祿而無善可稱者遠矣使天道可必

君其有後哉銘曰
萬鍾無聞彼為何人吁嗟乎君下位終身雖則位卑
善政孔殷誰曰不信視其子孫

元隱君子東陽陳公先生康皮子墓誌銘
葵之東陽有隱君子戴華陽巾裁鹿皮為衣種藥銀
谷澗中當春陽正殷翫落紅於飛花亭上亭下有流
泉花飛隊泉中與其相迴旋良久而去君子樂之日
往觀弗厭既而入太霞洞著書其書縱橫辨博孟軻
氏而下皆未免於論議元統間濂嘗候君子洞中君
子步履出速坐之海紅花底戒侍史治酒漿蒞醢親

執筆獻酬歌古詞以為驪酒已君子慨然曰秦漢而
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淳熙以來羣
儒之說尤與洙泗伊洛不類余悉屏去傳注獨取遺
經精思至四十春秋一旦神會心融灼見聖賢之大
旨譬猶明月之珠失之三千年上自王公下至昨隸
無不張俵日索之終不可致牧豎乃獲於大澤之濱
豈可以人賤而并珠弗貴乎吾今持此以解六經決
然自謂當斷來說於吾後云濂乃避席而問曰其意
云何君子曰吾以九疇為六府三事而圖書為易象
者不可證以片言統萬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

言釋經子而野人君子無異辭謂神所知之謂智知
天下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地萬物一
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謂天地萬物一體經子
之會要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治而天下
平矣濂未達請復問其詳君子曰國家天下一枳也
枳一爾而穰十焉枳有穰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
發而視之穰有十則等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
幼之等夷刑賞予奪之殊分所謂禮也視十為十者
禮之異視十為一者仁之同分愈異則志愈同禮愈
嚴則仁愈篤者先王之道也分愈異者志愈同故合

枳之穰反求其故地枚舉而銓次焉者差之黍銖則
人已無別犬牙錯而不齊歛之不合而一不可一見
禮愈嚴者仁愈篤故治國家天下者不以禮則彛倫
斁禮樂廢而仁亡是故洙泗伊洛朝夕之所陳者天
下萬殊之分視聽言行之宜所操者禮之柄耳故學
聖人者必始於禮焉故一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
洙泗伊洛之言無不統者也理一分殊之義廢則操
其枝葉而舍其本根洙泗伊洛之會要不可見章句
析而附會與遺經不可識矣濂受其說以歸閒嘗質
之明經者或者曰近時學經者如三尺之童觀優於

臺下但聞臺上語笑聲而弗獲見其形所以不知妍媸唯人言是信君子之論偉矣或者曰伊洛之學大明於淳熙未易遽取舍之也自時厥後爲貧游仕奔走於四方不及再候君子以畢其說聞君子益以斯道爲已任汲汲焉惟恐不傳靡晝靡夜操觚著所見於書書成即刻梓示人復貽書於濂曰予頗死吾道若無所授子聰明絕倫何不一來片言可盡也憂患相仍亦未及往而天下日趨於亂君子之室廬亦燬於兵寓子婿王爲家留六年之久遭微疾默坐於一室不食飲者踰月縣令遣醫來視疾君子麾去曰吾

年八十又八其死宜矣何藥之爲未幾脩然而逝實至正乙巳十月戊申也君子姓陳氏諱樵其字爲君采人因其衣鹿皮故又號爲鹿皮子表隱趣也其先居睦之富春宋之中葉來徙東陽太平里世爲衣冠巨族曾祖居仁祖嘉登仕郎父取青國學進士從鄉先生石公一鰲與聞考亭之學有志節嘗抗章詆權臣賈似道誤國及宋亡元丞相伯顏見其章欲用之辭君子幼學於家庭繼受易書詩春秋大義於李公直方其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讀無不解學成而隱邈然不與世接唯籍窠群經思一洗支離穿鑿之陋形

於談辨見於文辭恒懇懇爲人道之文辭於狀物寫情尤精然亦自出機軸不蹈襲古今遺轍讀之者以其新逸超麗喻爲挺立孤松群葩俯仰下風而莫之敢抗或就之學則斥曰後世之辭章乃士之脂澤時之清玩耳舍六經弗講而事浮辭綺語何哉少作古賦十餘篇傳至成均生徒競相謄寫謂絕似魏晉人所撰君子則諱之不復肯爲也君子足跡未嘗出里門而名聞遠達朝著知名之士若虞文靖公集黃文獻公涪歐陽文公玄皆慕之以爲不可及移書諮訪如恐失之性復至孝父患風嵐君子扶之以行歲久

益勤後爲風痰所侵氣弱不能吐君子截竹爲簞時吸而出之毋郭夫人歿君子不見見其遺衣輒奉之嗚嗚而泣生平未嘗言利苟非其義千駟萬鍾弗爲動家雖素饒於貲痛懲膏粱之習惡衣菲食以終其身遇歲儉輒竭粟賑里閭自取來牟以續其食嘗發所藏錫爲噐工人持歸乃白金也悉易之或以告君子君子一咲而已嗚呼君子已矣世豈復有斯人哉君子所著書曰易象數新說曰洪範傳曰經解經曰四書本旨曰孝經新說曰太極圖解曰通書解曰聖賢大意曰性理大明曰答客問曰石室新語曰淳熙

糾繆曰鹿皮子曰飛花觀小藁合數百卷君子正配
朱氏先若干年卒生延年大年耆年喬年昌年大年
至正庚寅中鄉闈乙榜第一署徽州路歙縣教諭側
室某氏生逢年君子沒時諸子唯喬年在餘皆先卒
女三人其婿即王爲次則俞某張紹先孫男九人庭
玉庭珪庭筠庭鸞庭鳳庭堅庭誨庭某庭某女四人
適徐信俞本虞某□某曾孫男五人紹宗超宗林宗
某宗某宗女三人在幼喬年庭堅等洎王爲以是年
十一月某甲子奉柩塋於縣西南四十里懷德鄉斗
潭山之原縣長貳及學士大夫門弟子咸會莫不洒

泣塋後五年其高第弟子楊君芾乃爲撰列行狀一
通而喬年同王爲持示金華宋濂再拜請爲銘嗚呼
君子以超絕之資曠視千古若一旦暮期以孔子爲
師而折衷羣言之是非不徇偏曲不尚詭隨必欲暢
其已說而後已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畏懼者也非人
豪其能之乎雖然淳熙二三大儒其志將以明道也
初亦何心於固必使君子生於其時與之上下其論
未必無起予之歎而君子之衆說亦或藉其損益以
就厥中則所造詣者愈光輝混融而卓冠於後先矣
天之生材相違而不相值每如此竟何如哉然君子

措慮之深望道之切其所傳者確然自成一家言殆無疑者世之人弗察伐異黨同常指君子爲過高是豈窺見其衡氣機者哉濼也不敏竊有慕洙泗伊洛之學有志弗強日就卑近不足以測君子所至之淺深而君子則欲進而教之今因請銘故備著昔日問荅之辭於其首後之傳儒林者尚有所稽焉其稱爲君子者君子蓋有德之通稱尊之可謂至矣銘曰
洙泗傳聖髓兮伊洛發遺精天人既混合兮陽陰悉苞弃無聞不開闡兮金石奏和平自茲益演繹兮白日中天行如彼藝黍稷兮薺去莠與糧春實成白

兮詔使來者嘗有夫起東海兮吐言一如鏞喙吹達幽隱兮務使聲遠揚豈欲異塗轍兮理致無終窮著書動盈車兮片言類括囊中有萬寶玉兮包絡無遺亡解之溢衆目兮瓌異吁可驚似茲海外珍兮神光燁如虹苟施琢刻工兮定可獻明廷下可奉公侯兮上可奠方明胡爲墮空山兮枯槁埋光晶鹿皮剪爲裘兮峩冠賸垂纓臨流翫飛花兮心與烟霞冥清風與逸氣兮橫絕宇宙中食道身自腴兮疇計祿位豐娑娑太霞洞兮卒以上壽終斗潭向東流兮內有八尺瑩鬼神必訶衛兮靈氣結華英永爲文字祥兮千

祀垂休聲

寧海林貞婦方氏墓誌銘

有序

寧海林可企年垂八十纏綿疾疢偃卧不能興召其甥方孝聞而謂之曰吾耄矣即盍先朝露無所憾第毋氏貞行未及顯白中心悴悴然類持杵春繫之者聞汝弟孝孺受經于金華宋太史太史進人以善者也儻孝孺為達其誠太史未必不憫之而寵畀以文也言訖涕泗滂然下孝孺以言予回不辭而序之曰貞婦諱友弟姓方氏亦寧海人宋某年進士金之女孝聞之曾祖姑也年二十歸可企之父某時舅已

歿惟姑存秋髮亦續紛矣當科繇之興黔首籍是以魚肉之夫獨嬰其難且無同氣之親以為助貞婦俛首事紡磚或至鷄號就枕由是給使之用不置越八載而生四子夫以一疾亡長子年甫踰七餘子生尚幼貞婦幾欲無生然恐傷姑之心強顏追逐日夜飲泣吞聲不使聲聞于人里有豪士欲乘其孤嫠凌之貞婦盛氣叱曰我未亡人耳爾誠君子耶當恤我軫我之不暇顧反以相虐耶苟進進不已誓直于官以懲彼繼者或聞之吐舌相戒莫敢犯卒能樹其門弗墜姑年八十恒多病貞婦敬之如鬼神保之如嬰兒

無毫髮忤其意及以壽終帥家人行喪朝夕奠哭如儀學禮君子不能過也訓飭諸子從師問學束脩不足脫簪珥繼之至其成立皆爲之授室歲時出生堂上子婦與諸孫分東西立階下次第舉觴爲壽雍穆之氣藹如陽春如是三十年乃卒卒時年八十二某年某月日也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州里之人至今指其門相謂曰是中有貞婦能皦然自守而致備福之養今豈復有是人耶相與慕味而去貞婦四子長可傳次即可企次可任可信諸孫若干人某某孫女若干人歸濟寧知府方去矜及某某去矜孝聞父

也予聞夫者婦之天天可替乎替天則非人也有若貞婦之順乎天天之報施如此亦云厚矣哉銘曰鴻鴈貞雌而不再雄而況於人乎林氏婦方其始無愧人道乎有人心者孰謂其不能興起乎

無事求學士全集卷三十二
 候學禮君子不始也則能君子能則學又修
 足既替再繼之五其成之皆為之授字或時出
 王于始與諸國分東西之權下本無家賜為
 之氣勝如陽春始是三十年乃卒來時年八十二
 于其月也以其年月日盛其山之賦則其之入
 或入雖平直人心卷其不始與哉乎而致備
 無事復勤而不再敬而然以入乎林九敬成其敬無
 其敬之則平天天之辨謝吹血亦去風矣然後曰
 出午間夫張敬之天天何嘗乎哉天限非人出也

